



小时候他做梦，常常在半空里飘，飘过高高的山林，飘过蓝蓝的海水。飘飞中，还看见过许多高大无比的巨人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儿时的记忆越来越淡，梦也越来越少。

再有过的飘飞感，是在十几年前的一次登山。在攀上高耸云霄的山峰时，身心融化在浩瀚的天空里，轻飘飘的，一时仿佛又回到了梦境。

而后，绝大部分时间花在拼命赚钱、拼命攫取上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企业、地位和荣誉。对那份心灵毫无挂碍的自在美妙，虽偶有向往，却也并不在意。

但万没想到，只是一次小小的流感，竟引起了肺气肿、心血管堵塞、心力衰竭，一向强健的他，在不到一个月里就变得气喘吁吁，行走困难，才四十几岁的人，就不得不躺进了医院里，失去了生活的自理能力。从生龙活虎踌躇满志，到形如枯槁万念俱灰，真是晴天霹雳，痛不欲生。

躺在雪白的病床上，他怨造化为何如此作弄人？前来看望他的朋友，在床头轻轻放了一本书。

“你看看这本书吧”，朋友临走时嘱咐道。

《转法轮》——他瞄了一眼，不知为何心底突然轻微一震，他捧起书，一页一页读了起来。不知不觉，他被领进了一个从未知晓的领域，被一股强大的磁力吸引着，忘记了时间，忘记了自己的一切生命之重……

第二天，他忽然感到呼吸顺畅了起来，奇迹般的能下床了！……激动的泪水顺着脸颊一落下来，洗涤着尘封了多年的心灵。

出院了。阳光照耀着屋宇、街道、人群，撒下一地姹紫嫣红。喧闹声里，橱窗里的时装秀、巨型广告牌上的豪华住宅、震耳的组合音响，富丽堂皇的酒店……曾经那么热望而割舍不下的一切，在眼前不经意的闪过。

走到一座天桥时，他忽然感到一阵轻飘，一阵轻松，一种脚不沾地的飘升感，使他不由一阵惊喜——好久没有过了，这种没病轻松的感觉。他身上带着《转法轮》，将去对另一个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的人说：你看看这本书吧。

真的。飘起来，真好。◇

这是谁审判谁呀？

2005年10月13日上午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二次开庭，对法轮功学员何丽华进行非法审判。何丽华一身正气，并引经据典，依照事实，多次驳的法官哑口无言。一个法官说：“哎，这是谁审判谁呀？我们审只不过就是走形式，整完了我们也说了不算，都是上面定。”现在何丽华被非法关押在大庆看守所。

大庆治安乱得出名，大庆警察放着正事不管，却整天跟踪、绑架、迫害大法弟子，专行抄家之能事，已引起市民的强烈反感。市民们流传一句话：“原来的土匪在荒山，现在的土匪在公安。”并称大庆警察是“带证的罪犯”。◇

明慧週報

副刊

第31期

2005年11月4日



©詹姆斯·兰费蒂斯

他当时11岁，一有机会就到湖中小岛上他家那小木屋旁钓鱼。

一天，他跟父亲在薄暮时去垂钓，他在鱼钩上挂上鱼饵，用卷轴钓鱼竿放钓。

鱼饵划破水面，在夕阳照射下，水面泛起一圈圈涟漪；随着月亮在湖面升起，涟漪化作银光粼粼。鱼竿弯折成弧形时，他知道一定是有大伙上钩了。他父亲投以赞赏的目光，看着儿子戏弄那条鱼。

终于，他小心翼翼地把那条精疲力竭的鱼拖出水面。那是条他从未见过的大鲈鱼！趁着月色，父子俩望着那条煞是神气漂亮的大鱼。它的腮不断张合。父亲看看手表，是晚上10点——离当地政府允许钓鲈鱼的时间还有两小时。

“孩子，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。”他说。“为什么？”儿子很不情愿地大嚷起来。“12点以后才允许钓鲈鱼，还有两个小时才可以。”父亲安慰说，“还会有别的鱼的。”“但不会有这么大。”儿子又嚷道。

他朝湖的四周看看。月光下没有渔舟，也没有钓客。他再望望父亲。虽然没有人见到他们，也不可能有人知道这条鱼是什么时候钓到的。但儿子从父亲斩钉截铁的口气中知

道，这个决定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。他只好慢吞吞地从大鲈鱼的唇上取下鱼钩，把鱼放进水中。

那鱼摆动着强劲有力的身子没入水里。小男孩心想：我这辈子休想再见到这么大的鱼了。

那是34年前的事。今天，这男孩已成为一名卓有成就的建筑师。他父亲依然在湖心小岛的小木屋生活，而他带着自己的儿女仍在那个地方垂钓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那次以后，他再也没钓到过像他几十年前那个晚上钓到的那么棒的大鱼了。可是，这条大鱼一再在他的眼前闪现——每当他遇到道德课题的时候，就看见这条鱼了。

因为他父亲教诲他，道德只不过是对于与不对的简单事，可是要身体力行却不容易。我们能否做到没人看见时也循规蹈矩呢？

如果有方便门路能及时送入设计图，我们会不会拒绝走这条门路？又或者，我们得到了我们不该知道的内幕消息，会不会拒绝去做股票内幕交易呢？

要是小时候有人教诲过我们把鱼放回水中，我们是会做得到的。因为我们从中学会了明辨道理。

一次择善而从，在我们的记忆中会永远地留下清香。这是一个足以让我们自豪地讲给朋友和儿孙听的故事，并不是讲我们怎样投机取巧，而是讲我们如何做得对，就此自强不息。◇

“我们还讲了，我们人人都向内去修的话，人人都从自己的心性上去找，那做得不好自己找原因，下次做好，做事先考虑别人。那么人类社会也就变好了，道德也就回升了，精神文明也就变好了，治安状况也就变好了，说不定还没有警察了呢。用不着人管，人人都管自己，向自己的心里找，你说这多好。大家知道现在法律在逐步健全，逐步完善，可是有人为什么还干坏事？有法不依？

就是因为你管不了他的心，看不见时，他还要做坏事。如果人人都向内心去修，那就截然不同了。”——《转法轮》



民间拔牙

《转法轮》里提到：“中国古代的中医是相当发达的，发达的程度要超出现在的医学。”并讲了一个民间用黄药水治牙病的故事，让我想起了自己的一段经历。

那是八十年代初吧，街面上开始有了所谓的“自由市场”，但当时还不是那么全部自由，三天两头的还有公安或纠察队来“清理”。我那时还年轻，家中有个老祖母，已八十多岁了，因摔跤腿部骨折一直卧床，闹牙疼，疼得受不了，全家人到处求医问药。医院没有办法，请了大医院的牙科医生来家里诊治，说只能拔掉，别无它法。可是，这么大岁数，打麻药，动锥子，谁也不敢，怕后果不测，不敢承担责任。这事就这么耽搁着，老祖母痛苦难当。

可巧有一天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经过自由市场，看到一个外地人坐在路边，面前的地摊上写着：“无痛拔牙，祖传秘方，不用麻药，不用打针，不会见血，不觉疼痛”。当时心里一动，和那人问了情况，回家和公婆一商量，大家都说请他来试试。一会儿那人来了，大家都围在老奶奶屋里看，我们一再问那个人有没有把握。老奶奶年迈体弱，可不是玩的。那人也不答言，只是笑笑点头，他穿着一身黑棉袄棉裤，一副农民打扮。我也记不清他的口音了。只是看着，只见他抽着烟，用一个小小的黄药水瓶让老奶奶张开嘴，对着牙痛的地方熏了熏。不一会儿，他就用抽剩的烟头，轻轻一拨拉，老太太的一颗大大的连着根的牙就滚了出来，真的无痛无血。老奶奶一点儿感觉都没有！当时大家都呆了，也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只记得公公当时给了他5元钱报答。这在当时已是很多了。

这么神奇，这使我对中药从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后来我又去自由市场，想找他留些药水，但人已人去位空。据说是被当作江湖巫医给清理了。◇

新疆旅游出租汽车(集团)公司总经理助理艾买尔·依民提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。他每天都吃大头针；坚硬的鹅卵石他用牙一咬就断，用手一拉就折；他能用目光把毛巾点燃；他还能把剪碎的红绳子接的天衣无缝……。

1965年6月10日，艾买尔·依民提出生在新疆库尔勒市乔依巴克乡河北村牧民依民提家里，在十个兄弟中他排行第五，然而在他七岁那年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，他的人生从此变得与众不同。他七八岁就开始吃大头针，三十多年了。每次能吃七八盒。起因是妈妈天天让他弄那个针线，让他气的不行，就把针给吃掉了。

1975年7月21日，11岁的艾买尔在河里玩耍时，感觉到摸每一块石头都像捏棉花团一样软，他找了一块鹅卵石，用力一拉，竟然拉断了。12岁时，调皮的艾买尔经常逃课出去玩，有一次长辈想用铁棍教训他，但当铁棍打下去后，铁棍变弯了，而艾买尔一点事情都没有。有一次，他擦伤了胳膊去医院包扎，可是医生接触到他胳膊时，却好似被电击一样弹出好几米远。

新疆奇人



出污泥而不染的记者

自九十年代以来，随着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，国内新闻界也是世风日下，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有偿新闻的泛滥。写稿权、发稿权成了记者手中为自己牟利的工具，主动索要红包礼品者大有人在。新闻界同行们碰到一起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谁的油水多。在这种社会风气下，能出污泥而不染者，简直是凤毛麟角，大法弟子陆小伟就是一个这样的人。

小伟是南京某报从事经济报道的记者，平时主要跟工商企业打交道。修炼前，收红包对他已经是家常便饭，有时参加一个什么活动，别人没给自己送东西，甚至还会怪对方小气。

学了大法后，他明白要做一个真正的修炼者就必须放下贪利之心，红包、礼品，都不是自己应有的劳动所得，而属于不正常的灰色收入，作为一个信仰“真善忍”的修炼者是不应该要的。不过，理虽然明白，但真要做到却很难。当时，他给自己定下的准则是，不主动去想要去，别人给自己的还是照常收下，反正不是自己主动要的。

随着修炼的深入，他渐渐觉得这样做，贪利之心其实还是没有真正放下。于是，他对便于拒收的红包当面拒收，实在不便当面拒收的，收下后就交到“希望工程”。

有一次，一家名牌西服厂家请他们单位的老总吃饭，也叫了他和另外几个同事，吃完饭后，这家西服厂的老板又叫本厂的裁缝给每个人都量了身材，说是要给每人做一套西服。考虑到当时的特殊情况，他当场没吱声。两个月后的一天，这家西服厂的一个副经理叫他去一趟，去了之后才知道，是西服做好了，要当面给他。他就跟这位副经理解释说，他是学法轮大法的，不能收礼。可不管他怎么解释，那位副经理就是不听，非要他收下这套西服。没办法，考虑到衣服已经做好，别人穿了也不一定合身，他只好答应收下，但表示一定要按原价付钱，那位副经理当时也答应了。可谁知不久后，当这位副经理把西服的发票交给他时，却只有一百元，只是个象征性的款数。而且，无论他怎么说要把衣价补齐，对方都不肯答应。回到家，他干脆自己掏出五百元，把衣价补齐，交到了“希望工程”。

几年下来，他共交给“希望工程”此类钱款数万元，因此被评为“1996年希望工程先进个人”。

99年7月法轮功遭迫害后，陆小伟仅因为为法轮功鸣冤就被非法劳教。法轮功让他从一个贪图利益的人变成了一个时刻端正自己的好人，这么好的功法却不许他炼，他能不鸣冤吗？！而小伟这样的好人被抓进劳教所“转化”，这样的社会能“和谐”吗？◇

2005年6月10日，是艾买尔40岁的生日，有记者去采访他，并与在场的人一起把一条红绳剪得粉碎，然后用纸包上。艾买尔凌空一指，就把软软的红布条接在一起，丝毫看不出红布条有被剪过的痕迹。据艾买尔自己说，以前相关部门都验证过他的这些特异功能，x光也查证过吃大头针的事，大头针都化了。

这种特异现象是否在告诉我们，人体并非是象现代医学所认识，人们是否应跳出现有的框框去认识世界。

◇